

# 沉香如屑

中卷

【蘇冥·著】

「轉眼，一百年又這麼匆匆過去了。  
為何我們，相識的年歲還不如分別的時光來得久長。  
只是，這回換我來等你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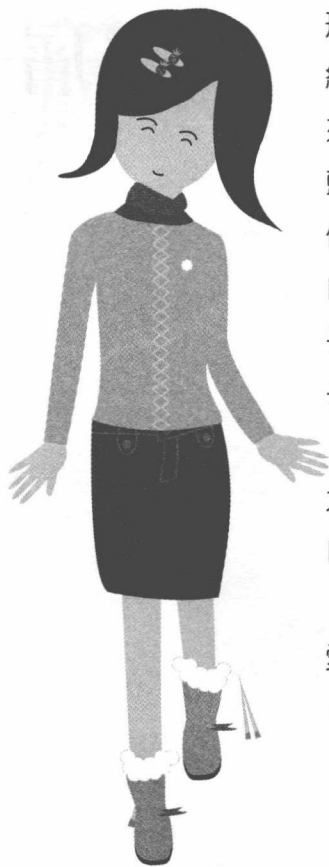


# 藍襪子的才氣

二零零六年的夏天，八月二十四日，熱情、可愛的「藍襪子出版社」終於誕生了。

藍襪子〈bluestocking〉，源自十八世紀中期的英國，當時一些上流社會的女性時不時的聚在一起探討文學、社會甚至政治話題，有些人就穿著藍襪子而不是入時的黑襪子，形成一道「才女」盛著藍襪子的獨特風景線，她們的聚會稱作「藍襪子沙龍」，後來人們就用藍襪子來稱呼女性知識份子。藍襪子出版社是妳們的出版社，更是女生們的愛情天堂，在這個天堂裡，妳們可以自由尋夢、自在築夢，因為妳們是「藍襪子」的一份子。而我們希望每個走進藍襪子的妳們，都能為這裡的愛情故事動容，更期盼妳們將最深情濃密的愛情私密與大家分享，讓藍襪子在大家辛勤耕耘下，日漸茁壯。

言情不再只是小說，羅曼史不再只是愛情，藍襪子因為妳們的加入更顯得風騷。





沉  
香如屑  
《中》

作 者：蘇寞

執行編審：小眉妹、小露靜

文字編輯：思思、荼靡

行政編輯：小亞

美術編輯：小夜

發行者：藍襪子出版社

電 話：886-4-7747612

傳 真：886-4-7841366

郵政信箱：506彰化鹿港郵局第1-41號信箱

電子信箱：service@mmstory.com

劃撥帳戶：喵喵屋工作室

劃撥帳號：22682842

初版發行：中華民國100年9月

書本定價：新台幣220元

★遇有缺頁、嚴重污損、倒裝請寄回更換★

.....  
若要購買出版社之其他書籍可洽出版社之總經銷、  
出版社網站或至各小說出租店、漫畫便利屋訂購！



藍襪子出版社/BLUESTOCKING發行

[Http://www.cathouse.com.tw](http://www.cathouse.com.tw)

PRINTED IN TAIWAN

〈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〉

港台書

點點愛 094

# 沉香如屑

中

蘇冥 著



## 第一章

待走到日頭偏西的時候，周圍景致總算一改寸草不生的荒蕪，慢慢的，開始有了綠草矮樹，耳邊還能依稀聽到潺潺水聲。

他們這樣在日頭曝曬下走了一整日，已是疲憊至極。顏淡強自撐著，一句話也不抱怨，畢竟她是四人中本事最低微的，若還有臉叫苦，實在太說不過去了。她抿著唇，在聽見若有若無的水聲之後，更覺得口乾舌燥。她仔細地分辨著耳邊所有細微的聲音，其中那股若有若無的潺潺水聲卻越來越清晰，顏淡不由鬆了口氣。

還好不是她渴得都幻聽了。

可是等她歡欣鼓舞地奔到水邊，頓時傻了眼，這條小溪雖是活水，只是不斷有什麼黏糊糊的、慘綠慘綠的一團團東西順著地勢飄下來，她還沒低下身去，撲面而來的，就是一股濃烈的惡臭。

余墨往水裡一看，語氣平淡地說了一句：「不知這水裡浮著的是什麼？」

顏淡欲哭無淚，哪裡還管水裡是什麼噁心的東西，心中響起一陣曠古回聲：沒有水，沒有水，再沒有水喝，她就會渴死了……

唐周低下身看了一陣，最後還是搖搖頭，「看不出來是什麼，倒是有點像……」

顏淡正把心一橫，顫抖著把手伸到溪水裡，聞言立刻道：「不要說出來！」

可還是太遲了，唐周擲地有聲地攔下兩個字：「蟲卵。」

顏淡崩潰了，拉著唐周的衣襟，「敢情你不渴、不累？我都叫你不要說出來了，你還說……」只見柳維揚走上前，單膝跪在溪邊，慢慢伸手捧起一掬水，默默地潑在臉上，隨後又掬起一些，面無表情地喝了一口。

顏淡看得目瞪口呆，心中只有一句話反覆迴盪：他喝了，他喝了！他真的喝下去了……

還沒等她從震驚中回復過來，只見余墨也低下了身，慢慢捧起一掬溪水來。她自然知道，憑他們現在的處境，若是不喝水，只怕還支撐不到找到下一出水源的時候，只是讓她喝這麼髒的水，不管是心裡，還是這幾年過得安適的身體，都受不了。

她一把扯住唐周的衣袖，顫聲問：「你會去喝這種溪水嗎？」

唐周看著她，用陳述的語氣說：「妳不敢喝。」

「我當然不敢喝，這可不是什麼羞恥的事情！你聞聞這股腥臭味，看這綠油油的蟲卵，要是用手一捏，肯定會爆出一灘綠油油的髒水。」

余墨轉過頭看她，語氣很不好：「顏淡！」他取出一塊絲帕，在水裡浸溼了，也不絞乾，回身遞給她。

顏淡默默地把東西接在手中，不甘不願地抹了抹臉，把乾得泛白的唇潤溼，就用兩根手指拎著那塊絲帕瞧了瞧，奇道：「余墨，你怎麼隨身還帶著絲帕？」她展開了絲帕，對著上面的百鳥爭春圖從上到下，仔仔細細地看了一遍，「看這針法還是百靈繡親手的，竟然就這麼被你生生糟蹋了。」

柳維揚見他們都喝過水，方才不緊不慢地開口：「這不是尋常的蟲卵，是屍螿。」

顏淡用手捂住唇，失聲道：「屍……」屍螿她是知道的，是一種專吃屍體的蟲子。她想起在青石鎮那家小飯館裡曾戲弄了一個當地人，沒想到報應不爽，終於輪到她頭上來，畢竟，嘴裡說說是一回事，真正咽下去了又是一回事。

「看這些蟲卵，這附近不知有多少屍螿，前路也應是不太好走，還需留個心眼。」柳維揚說完，衣袖翩翩揚長而去了。

顏淡噁心得要命，只覺得臉上也麻癢起來，連忙把手上捏著的絲帕丟到一邊，百靈的刺繡雖精緻，不過沾過那種東西了，還是扔了比較好。

一行人所經之處，草木拔高，開始有成片的樹林。在天邊淡淡的斜陽映襯下，一群野狼大小的野獸正伏在地上，伸爪梳理著皮毛，看上去十分溫順無害。

顏淡走過去的時候，牠們也沒有動彈。她不由多看了一眼，只見其中一隻忽然站起來抖了抖身子。她心中「咯噔」一聲，只見那野獸的身子上赫然生著一張比尋常人要長了好幾分的臉，雙目呆滯，卻又在一瞬間暴開了幾道紅血絲。

整整六隻人面獾，甚至在她還來不及眨一眨眼的時刻，立刻嘶吼著撲了上來。之前只有一隻就弄得她手忙腳亂，現在一下子來了六隻，她除了逃跑也想不出別的法子來了。

只見柳維揚抽出玉笛中的短劍擋開一隻人面獾，語氣嚴峻：「沿著彎曲小路走！」

人面獾撲擊的速度很快，若是走直路，很容易被牠們抓了個正著。

顏淡剛跑開幾步，只聽身後冷風襲來，連忙低下身向前一滾，避過飛撲而至的一頭人面獾。她甚至還來不及站起身，第二隻爪子一彈從斜方衝了過來。顏淡只得狼狽地爬開兩步，堪堪躲閃開來，正好和另一頭人面獾打了個照面，只見那張怪異的人臉已經近在咫尺，幾乎把鼻尖貼到她臉上。

顏淡頓時臉色慘白，全身僵硬。

只見青森森的寒光一閃，飛濺出一串血珠，人面獾暴怒地仰起頭嘶吼一聲，向著森森劍氣衝過去。顏淡見機立刻退到一邊，餘光瞥見出劍的是余墨。他掣劍的瞬間，劍脊上漾開一道青色的光影，似龍非龍，似魚非魚，直直從人面獾的腹部透穿而出。

一時間，顏淡只瞥見鮮血淋漓，還有什麼溼淋淋、白花花的東西啪啦啦落了一地。剩下那幾頭人面獾被這樣的場面震住了，磨著爪在喉中嘶叫著，卻再不敢上前。

余墨伸手拉住她的手腕，逕自大步往前，顏淡被他牽著，不由心道，難道余墨就不能多修習一些比較好看、殺傷力小一點的妖術？這樣每回不是狂風暴雨，就是開膛剖腹的，實在太血腥了！



她正這樣想著，忽覺拉著自己手腕的力道一緊，余墨沉穩的腳步突然踉蹌了一下。顏淡頓覺不太對勁，連忙挨近了去看，只見他另外半邊臉上，眼角血跡未乾，已經腫了起來。他的眼睛傷成這樣，連睜開都很費力，更不用說還要看路了，難怪剛才會步履不穩。

余墨別過了臉，不甚在意地微微一笑，「沒大礙，妳看著路就是了。」

顏淡乖乖地應了一聲，扶著他的手臂盡量挑平坦些的路走，「你的眼睛……」

「一點皮外傷，沒事的。」

「是嗎？你上回受重傷也是說沒大礙啊。」

「別看我，看路。」

顏淡只得一心一意看著前方，也不知是不是錯覺，明明是走在平地上，卻覺得地面好似在輕微震顫。她只得暗自想，這該是她的錯覺吧，好端端的，平地怎麼會震動？這裡又不是凡間，怎麼會有地震這回事？

只聽柳維揚一如既往冷靜的聲音從斜後方傳來：「向西走！」

顏淡下意識地依照他說的去，畢竟從進入魔相到現在，他都是最為可靠的同伴。她沿著西面的山道一路攀上去，抬頭一看，心也涼了半截，眼前已經無路可走，只有一處空蕩蕩的懸崖。

在她還沒完全反應過來的片刻，只覺有人從身後重重推了自己一把。顏淡站立不穩，徑直往懸崖下摔去，她眼疾手快，立刻鬆開余墨的手臂，伸手去抓生在斜壁邊的藤蔓。她自己摔下去也

罷了，總不能還拖著余墨一起下去？他的眼睛還受傷了……

所幸顏淡的運氣不差，這樣胡亂去抓居然還摸到了那些藤蔓。她費力地轉過頭，眼角只瞥見森冷的劍氣劃過，她緊緊抓住的那些救命藤蔓立刻斷成幾截。

劍氣之後，是迎風輕拂的淡白色衣袖，還有那人淡然的、毫無波瀾的眸子。

顏淡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命大，從這麼高的地方摔下來，就算有妖氣護身，也會丟掉半條命。可她現在，正安然躺在一片柔軟的沼澤中，手腳都好好的。

她剛摔進沼澤的時候，受驚之下掙扎了幾下，很快就發現掙扎得越是用力的，身子下沉得就越快，便老老實實地躺在那裡不動，過了一會兒，就發現這片沼澤還在慢慢流動，把她緩緩往岸邊推。

顏淡看著頭頂蒼穹，有點懊惱地想，柳維揚同他們一直對立，因為一同進入魔相，才會成為了同伴；而竟然就此對他不再心生戒備的自己也是傻得厲害了，她這回被推下懸崖，完全是自找的。

也只過了大約半盞茶功夫，她感到背上碰到了實地，用盡力氣往上爬。雙腳才剛踏到實地，只聽隆隆巨響從遠處傳來，如雷如震，在山谷中迴響不斷。顏淡靜下心來辨明聲音的方向，似乎是從她摔下來的懸崖那裡傳來，那麼她摔下來之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？

她也顧不了衣衫被沼澤弄得髒兮兮的，連忙循聲趕去。

她清楚地記著自己是從懸崖上摔下來落入沼澤，這懸崖之下的石壁微微傾斜，觸手光滑，完全沒有可以攀爬的地方。可是眼前，沒有懸崖峭壁，只有大片大片的小山丘，看地勢就算是完全不會武的凡人都可以爬上去。

顏淡震驚至極，究竟是哪裡出了差錯？會不會是因為在神器楮墨的魔相之中，她在摔下懸崖後又到了另外一個全然陌生的地方？眼下，就只剩下她一個人了。

顏淡站在那裡微微出神，最後還是辨清方向，獨自往前走。

如果魔相真如柳維揚所說，裡面出現的事物他們之中至少有一半人見過。那麼余墨和唐周應該能對付前路之上的危險，反倒是她和柳維揚，實在可堪憂慮。柳維揚是死是活，她都無所謂，最重要的是，她一定要保住自己的性命。

顏淡在山林中走出長長的一段路，腳下的路漸漸開闊起來，遙遙的，還可以瞧見半空中升騰起的青煙。她不由怔了一下，那遠處的嫋嫋煙氣，只怕是尋常人家做飯燒水升起的炊煙，難道這裡還住著人家？

她又走近幾步，遠處村落木屋映在眼中逐漸清晰起來。炊煙，落日，喧鬧，總會在不安穩的時候給人一種安定感。

顏淡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腳步，走過枝繁葉茂的古樹下面的時候，頭頂上突然嘩啦一聲，枝葉搖曳，碎葉紛紛飄落，一張臉卻突然橫在她眼前。

那人臉上肌肉抽搐僵硬，膚色慘白，雙目圓睜，死死地盯著她。

這一下太過突然，顏淡連忙向後急退三步，定睛一看，方才長長吁了一口氣，喃喃道：「原來只是死人啊，還以為又是什麼奇怪的東西了……」

顏淡抬起頭，仔細看了看那具被倒掛在樹上的屍首，那屍首上穿著一件素白色的衣衫，沒有束髮，只是隨隨便便地用一根白繩綁著。

此情此景，怎麼看這人都是人祭。

人祭，就是把活人作為祭品，獻給某位神靈。這是古時常有的一種祭祀方式，越是在偏壤蠻荒之地，就越是多見。人祭多半是在那人還未成年，甚至剛生下來的時候就選定了的，在成年之後穿上白衣送給所祭祀的神靈。有時候，碰上水患氾濫，也有地方會用抓鬮的方式把選中的活人和祭品一起放在木筏上，獻祭給河神。

顏淡突然回想起柳維揚身上就是穿著一件淡白色的袍子，他是說過自己是被陶紫炁逼進魔相的話，可她沒怎麼信，這樣想來，原本他應該就是想把自己當成人祭送進來吧？她仔細看了看周遭，俱是一片山林，周圍似乎都沒有什麼凶猛野獸的氣息，那麼這個人祭是要獻祭給誰的，為什麼臉上會有這麼痛苦僵硬的表情？

顏淡一時好奇心起，伸手拔下簪子，將其變為一把長長的玉劍，輕輕地劃過那人祭的衣領。只見領口之下的肌膚全是一個個青黑色的圓點，有大有小，小的比銅錢稍小一點，大的卻有手心

這麼大。

她心裡不安，遙遙看著前方村落，前方還是那番炊煙嫋嫋的安祥景象，顏淡站在那裡，想著究竟是借道往村落裡走，還是寧可多走些路繞過去。

很多時候，不可知的事物，遠遠比已知的危險的事物更令人有恐懼感，不知前面會發生什麼，也不知它帶給自己的究竟是什麼。

顏淡思忖片刻，還是決定直接從村落借道，如果運氣好的話，說不定還能在那裡借宿一晚。她正要抬腳往前走，只聽咯的一聲，頭頂的一根樹枝斷裂，那屍首轟地下沉了兩尺。顏淡往前平視，正好對著那屍首的腹部。那具屍首的上裳下襠已經完全破碎，正好露出破爛不堪的小腹，只見那屍首的小腹裡，擠滿了黑色的屍體，好似把這人的屍首當成了窩，裡面黏著一層層綠油油的蟲卵，這些蟲卵就和她之前在小溪邊瞧見的一模一樣。

顏淡只覺得一股噁心反胃的感覺沖上喉嚨，腳下一軟，差點坐倒在地。一隻涼冷的手突然從後面伸過來，輕輕捂住她的嘴，顏淡立刻聞到一股淡淡的、若有若無的檀香味兒，可這股檀香味兒中還帶著些許血腥氣。

只聽柳維揚的聲音在她耳邊低低響起：「噤聲。」

顏淡實在很手癢，很想給他那麼打了下去，最後還是硬生生克制住了。隨著柳維揚慢慢鬆開手，她聞到的那股血腥味越濃，不由轉頭去看，只見對方淡白色的外袍下襠被染得一片殷紅。

柳維揚往前走了兩步，儘管身形依舊挺拔，還是可以看得出他走路的姿勢和平日不太一樣。顏淡摸摸下巴，如果他受了傷，對她來說可真是天大的便宜，之前把她從懸崖上推下去的事情也該一起算一算了。

柳維揚停住腳步，回頭瞥了她一眼，一雙淡然的眸子還是波瀾不驚，顏淡立刻會意，跟著他往前走。

曾有人對她說過，共患難的朋友未必能共享福，而敵人卻未必不會變成同伴，對於這句話，顏淡深以為然。

柳維揚緩緩從那具屍體邊走過，屍首上的屍蹩突然不動了，只是一眨眼功夫，它們瘋了一般拚命往上爬，像是想避開柳維揚。

顏淡看得清楚明白，不由訝然，柳維揚身上還有血腥味，從來對血腥屍臭趨之若鶩的屍蹩怎麼可能會像閃避呢？她想起唐周的血可解百毒，再看看柳維揚外袍下襪的血跡，莫非，屍蹩在懼怕他的血？

顏淡斟酌一陣，待他們走到村頭的時候，放軟了聲音開口道：「柳公子，你的傷還好嗎？」柳維揚腳步不停，不置可否地「嗯」了一聲。

顏淡頓時有一種和啞巴爭辯的無力感，索性一不做二不休，快步走上前一把拉住他的手臂，目光灼灼地望著他。

柳維揚不得不停下腳步，低下頭看她，「怎麼？」

顏淡眼中發亮，熱切地盯著他瞧，紫麟曾誣衊她說，她這個表情簡直能讓人三天食不下嚥，不過有用的就是好的，至於到底是讓人食不下嚥還是垂涎三尺，這個根本無關緊要，她活過了這許多年，見過的人世也不少，有些事情，覺得有個好的了結就行。

柳維揚面無表情，想把袖子從她手裡抽出來。顏淡立刻死死按住，經過這段時日的相處，她多多少少還是有點了解對方的性子，他不喜歡和別人有肢體觸碰，絕對不會較真地拉開她的手。

柳維揚抽不回袖子，無奈地開口：「妳想要做什麼？」

顏淡暗自得意不已，你不是把我們都騙進魔相裡來送死嗎？不是把我推下懸崖嗎？不是我問一百句話你都當沒聽見嗎？天地間因果輪迴，種下了因，就必定食下那個果，現在該是受報應的時候了。

柳維揚見她不說話，依舊目光灼灼地看著他，忍了一會兒還是不得不挪開目光：「妳到底想怎麼樣？」

顏淡微微一笑，乖巧清澈，溫言軟語：「柳公子，不如讓我幫你包一下傷口，這樣子傷才好得快。」

柳維揚動了動嘴角，在她熱切的逼視下，終於還是道了一句：「有勞了。」

他找了個樹樁子坐下，撩起染血的衣襬給她看。顏淡蹲在邊上，看著那道絕對不淺的傷口實

在忍不住幸災樂禍，「這傷口看起來倒像是利器劃開的。」她當然不會有這麼好心給他治傷，只不過想趁機做點手腳，順便再偷偷抹一點他的血藏好，萬一屍斃真是害怕他的血，那她以後心裡也好有個底。

「是從懸崖上跳下來的時候，在石頭上劃開的。」柳維揚語氣平淡。

顏淡怔了一下，「從懸崖上跳下來？」

柳維揚看了她一陣，緩緩道：「看來，妳果然不知道。」

顏淡頓時有種被他設計的感覺。

「我們之前走過的並不是山路，而是走在翻天的背上，等我發現的時候，牠已經要翻身了，逼不得已只好從懸崖上跳下去。」

顏淡曾聽師父說起過翻天，若論起淵源，翻天和紫麟還是同族同宗，只不過翻天比紫麟高天生猛得多。因為個子大，也異常的懶散，時常躺在那裡幾十年，甚至幾百年也不起來爬兩步，身上自然而然地就生出草木來了。但是牠躺久了，偶爾還是會起來翻個身。這一翻身，當真就如天地都翻過來一般，才會有「翻天」這個名字。

顏淡有點不好意思，弄了半天他也是好心，卻是她誤會了。她抬手虛按在他的傷上，輕聲唸了幾句治癒的咒術，只見淡淡的白光漾開，本來裂開的傷口立刻就收緊癒合了。

柳維揚若有所思，輕聲道：「既然不是妳，那還有誰會見過翻天？」



顏淡把一角沾著他的血的絲帕疊了疊，收好，隨口道：「這個很重要嗎？」

柳維揚放下衣襖，站起身走了兩步，淡淡道：「多謝妳。」

「奇怪，那余墨和唐周呢？」不會被壓在翻天底下去了吧？如果真是這樣，余墨說不定還有救，唐周肯定成肉泥了。

柳維揚搖搖頭，表示他也不知道。

他們走到村落外面，只見村頭那棵大樹下立著一塊石碑，上面用寫了兩個大字，洛月。

不光是顏淡，連柳維揚淡然的眸子中都閃過一絲驚異。

邪神和上古時候的神仙一般，是古老的種族。

那個時候，天還不是天，地也沒有成為地，天地幾乎是聚合在一起的。盤古開闢天地後，人世間才不再是一片灰暗渾沌。

女媧用泥捏了凡人，而邪神用自己的血肉化成了洛月族人。

在仙魔之間的那場爭鬥中，邪神滅族，魔境消亡。洛月族不得不遷出魔境，隱居在凡間；可是邪神一滅，他們也受到了波及，壽命越來越短，只能依靠子孫不斷繁衍來維持血脈。

洛月族極為傲慢，這點像極了他們的始祖邪神，他們不願同凡人接觸，更不用提通婚了，也就是因為這樣，如今這世上幾乎再找不出一個洛月族人。

洛月人同他們的始祖一般，在千百年的洪流中已經消亡了。